

台儿庄：一座城市的两种力量

牧 野

丰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是一个城市可以夸耀的资本，每一个有着这样资本的城市都是一座大山，昂首挺立，声名远播。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城市曾经的荣耀有时却会被湮没，只因在它们面前，有更加巍峨的高峰耸立。

然而，会有一种力量，可以让一座已经湮没的城市在瞬间抬起头，其历史的光彩穿透深厚的尘埃，重新为世界所瞩目，譬如台儿庄。1938年春，在鲁西南这座方圆仅两平方公里的小城，英勇的中国军队与日军两个师团的精锐，展开了整整半个月的厮杀，一万余名东洋武士在此丧生，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随之烟灭，“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的台儿庄，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英勇抗击外来侵略的一个符号。

台儿庄的英名就源于这样一场大战中突然爆发的勇武和悲壮，至今我们仍能感受其排山倒海般的力量。然而，刚强如岩的台儿庄，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们能感知的却是一种优美的柔软之力。曾奋不顾身在台儿庄前线采访，为这场惊天之战留下了大量真实记录的美国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留下过一段精彩评论：“世界上曾有过不少成为历史转折点的小城，如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中国京杭运河边一个有着古老城墙的小城台儿庄。”

在这段评论里，卡帕特别提醒世人这个一战成名的小城，曾在运河昼夜不息的流逝中，勾勒出其清晰坚实的轮廓，积淀下属于自身的精彩。这座古城因战争而突然闻名于世，象征其古老和资历的城墙却在战争中湮没，唯有运河成了这一奇特变化的最为权威和沉稳的见证者。

如今，当地人们给了这座城市一个新的坐标：“中华古水城，英雄台儿庄”。显然，历史的端庄和战争的悲壮共同构建了它的身姿。

战争所赠予的坚硬之力，如今正凝固成永恒的荣耀，成为这座城市可以昂首挺立的最为坚实的基石，而一度湮没的往日精彩正在运河的不息奔流中重新变得清晰和生动。

以中华古水城相定位，这样的底气来自这座小城依然留存的6华里古运河、3华里古驳岸和13座在运河上次第排开的古码头，它们被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们称为中国“唯一一段活着的运河”。此外，这座小城还拥有的一個耀眼财富和资源是记载在书本上已逝去的繁华和幸运：当年，每到日落月升之际，运河两岸即显“一河渔火，歌声十

里，夜不罢市”的繁华，而传说中乾隆爷南巡之时，其看到此地“商旅之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之盛况，一边感叹此地“和江南水乡无异”，一边在高兴之余赏赐其“天下第一庄”之称号。

只是，“天下第一庄”的荣耀并不能必然成为“中华古水城”这一新称号的支撑。台儿庄人可以骄傲的是，16年前，在全国各地土木大兴之际，他们极其英明地叫停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房地产项目，之后，经历了三年的沉寂和论证，他们悄悄启动了古城重建工程，而更为难得的是，这个工程从众多令人

眼花的古城新建热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座精致、巧妙、耐看的经典古城。至此，天下第一庄真可谓名盛而非虚。

入夜时分，漫步于台儿庄古城，但见运河水在摇曳的灯火里闪烁，似乎仍能闻到当年飘散在古城上空的各种柔和、委婉的声响，听到那场疾风暴雨般的战争中，中国军人雄伟、昂扬的血性呐喊，这样的两种力量，互相交织，让这座精致的北方小城有了别样的风姿和气度，可以一路光鲜、沉稳地与每一个前来探索者坦然相见。



薄雪盖红尘

周建平 摄

包子店主

方颖谊

小区附近有一家包子店，开了多年。我会隔三岔五去那儿买包子。一来二去，跟店主相熟了。

店主五十来岁，中等个头，安庆人，跟我同姓，见人总是笑咪咪的。有时候，还对我特别客气，会把塑装豆浆、黑米粥，送给我吃。

“方老板，这么客气……”

“自己做的豆浆，尝尝鲜。卖剩的，吃不了，也浪费。”店主之言，给了“台阶”，让我“不好意思”拒绝。

店主的女儿、女婿也在店里干活，楼下面店做包子，楼上住五口人，店主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外孙。平时女婿应是主力，每次总见他低着头在做包子。女婿不善言辞，你问他才答。

“生意蛮好哦！”

“是。”

“每天要做多少个包子呀？”

“起码100。有时200多。”

一天，我照常去买包子。见店主抱着外孙在发火。他说是家乡话，我听不懂。但看样子，好像在骂他的女婿。“怎么发这么大火啊？方老板”我问。

他把外孙交给女儿抱，将我拉到一边，说：“我让他包子做大一点，他嘴上不说，心里不服，偏偏给你做小一号。你知道吗，现在生意不好做，人家凭什么来买你包子呢？”

“是的，是的。”

“拉住回头客，老主顾，多重要啊。老弟，你说是吧？”

“的确，重要……”

“做大一点，无非利润少些，但薄利多销，生意才会稳定啊。”店主又说，“但我这个女婿就是不听。有时候还阳奉阴违。你说气人不气人？”

“莫生气！找机会，好好谈一谈。”

“唉，没用啦！以前说过一

次，好了三五天，又老样子了。我特地买了一台机器，可以设置，如一袋面粉设定做100个包子。包子多少大，都可设定尺寸，固定好。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想都想不到。他偷偷地把机器上的尺寸调小了。变成一袋面粉可做110个包子了。我血压直接飙升到180。唉！真后悔当初的‘决定’……”店主气鼓鼓地骂。

这位女婿给我的印象，憨厚，勤快，寡言。今天店主骂他，他也不还嘴，只顾埋头做包子。“后悔当初的决定”，难道是后悔将独养女儿许配给他？

“老哥，别生气，我看你家女婿还是不错的。你这样数落他，他也没有还嘴。他可能只是比较节俭而已。看开点，总比那些整天游手好闲、赌博之人要好吧？”我劝道。

“你说得也在理。谈到节俭，太节俭了也不好啊，每次半夜起来，下楼上厕所，也不开灯，摸黑走。你说安不安全？为了这，我特意在楼梯口装了一个感应节能灯……”

这位女婿的节俭，多半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受家庭“熏陶”。一分为二地讲，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

相反看那位店主，出手大方，爱结交朋友，不拘泥于小节，比较有男子汉气魄。

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共同经营一家店铺，摩擦是难免的。就像夫妻一样，起初生活习惯肯定会有诸多不一，得彼此“磨合”，互相包容，出现问题，及时化解，千万不要形成一个“结”。一旦形成，恐无法解开。慢慢地，还会变成一个死结。

过了两天，去包子店，店主笑盈盈地接待了我……

雪青色

寒 石

雪停了，积雪的山峰，阳光下，呈现一片曼妙的雪青色。

雪青是种偏中性化的亮色，稳当，不花哨。它不是白色，也非青色；是浪漫浅紫里，兑点水红、柠檬黄，间或赭点豆青。雪青为裳，无论男女老幼，感觉都刚刚好，衬得肌肤更细腻润泽，显年轻。我少时有过一件衬衣，淡青色，比雪青少了一点紫，却也让人暗自欢喜，中午的炊烟刚探出头，风一吹，它与影子开始奔跑。

事实上 我们不需要多余的问候

章雅山的竹林和山路
隐居在冬天茂盛的寒冷中
依然端庄而古朴
仿佛已被时光赦免

雪青马，马中珍品，静时像片云，奔时似闪电，虽只是皮毛肤色不同，却让人对这种俊朗动物，油然而生一份敬意。

雪无疑是白的，江南深冬，山峰的雪黛苍郁，来自树叶草色的堆砌与糅合。下雪了，白的雪，泊在树叶、草丛和山岩上，青的山峰，居然现出一派娇滴滴的雪青色。

古人谓雪青为绀碧，天青、深青里透着红。宋张耒诗：“绀碧遥空秋意生，深檐当午暑风清。老翁睡起支颐坐，初听新蝉第一声。”夏秋时节，天穹高远雪青，正午暑气不再煊热，老翁于午休起来，听到第一声秋蝉声。范成大《初归石湖》云：“晓雾朝曦绀碧烘，横塘西岸越城东。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晓雾蒸旭日，青红映碧空，塘湖坐落在城东；行人

半截身影，露在稻花浪上，白鹭孤立的影子，在池菱中格外醒目。两者描写的皆是天空的颜色，显得既遥远缥缈，又温润真实。

唐李景亮《李章武传》里讲了个婚外情、人鬼恋故事：李章武与邻里一妇人相恋，如胶似漆，后有事别离；几年后李归来，妇人已病逝，化为鬼与他相会，两人依然继续有加。再别时，妇人“自于裙带上解锦囊，囊中取一物以赠之。其色绀碧，质又坚密，似玉而冷，状如小叶”“此天上至物，非人间有也”。在古人眼里，绀碧（雪青）竟如此梦幻、高致，惟“天上至物”配得上这色泽，可遇不可求。

大自然的东­西，自带某种神性。当人类可以运用各类色料随心所欲调配所需色彩时，自然的神奇伟力与不可抗拒性，决定了这种神属性依然在，且会一直在。

那年冬日，下了一夜雪，一早起来，西山数峰白雪皑皑，似一支盛开的雪莲。尤其莲心位置的最高峰，白得润泽、明亮、圣洁，似在不断释出光来，那流放的光芒，在峰的周围环绕成一个媚人的环，是那种梦幻的彩虹色。仿佛那不是积雪山峰本身绽放的色彩，而是谁敬献了一个迷人光环，佩在山顶上。我们一伙人兴冲冲奔向那抹雪青去了。峰不高，驱车至山道尽处，弃车徒步攀爬，至莲心峰积雪地带，并不见山下远眺时那抹神秘雪青，眼前尽似是梦似幻、童话般的雪，圣洁白亮。

在江南，雪本稀客，积雪成峰更罕见。每次下雪，我都会记起那座山、那座峰，和记忆中那抹曼妙的雪青色。



自然之作

余艇 摄

此刻，沉睡的乌龙潭（外一首）

初 颜

此刻 沉睡的乌龙潭

载着千年神话

在一片落叶的梦里

氤氲寂静

冬天用一半苍茫 一半萧瑟

编织

它的凋零

我在四周洒了一把虔诚

一汪溪水含着碧绿

倒映神秘

蓝天保持着松软

它的样子

就像深不见底的传说

沉默着沉默

拾级而上的风

双手合十

从身体里掏出希望

安放在乌龙潭

多少年过去了

它依然

游走在杜徐香的深山

不老的神话

盘踞在岁月的古藤里

在光阴的枝头

看参天的人生结痂

枝繁叶茂

的酸甜苦辣

静默在乌龙潭的四周

零下七度的章雅山

旁

零下七度的章雅山

要比我们想象中坚强

被冬天摧残的容颜

裸露在高坡上

此刻 它显得憔悴而孤单

落叶寂寞

一朵雪花开在身上

它突然有了无穷的勇气

在阳光下

笑着 舒展瘦骨嶙峋的力量

远去的闲食

陈如吉

机器中，添适量糖精，然后拧紧机器的盖子。为预防漏气，有的轧米胖师傅会在机器盖子上垫上一层纸。然后一手在火炉铁架子上不停地摇机器，另一手拉风箱杆……只听他大喊一声“放炮嘣——”，激动人心的场景出现了：轧米胖师傅威风凛凛地把脚踹在长竹篾上，这个造型豪气冲天，颇有点年画里杨子荣上山打虎的派头，用力踩机器的头部，“嘭”一声巨响，一阵白色烟雾弥漫开来，米胖、年糕干就那样蹦进了竹筛子，躲得远远的孩子迫不及待地围过来，主人家也顾

黑色的铁锅里熬着焦糖，旁边还摆着带指针的轮盘。六点和十二点的位置，是图案最大最复杂最漂亮糖分量也用得最多的龙和凤，其他边边角角，则是鸡狗牛羊马金鱼小兔子之类。

这个糖画可以通过拨轮盘来买，拨到哪个动物就画哪个。小时候我总怀疑那指针动过手脚，反正“人品大爆发”没中过龙凤，全是些小动物。如今生活条件自然不一样了，有些土豪爷奶大手一挥，会直接让画个龙或者凤的给孩子，价格是小动物的两倍。

糖画摊旁边小孩子人头攒动，儿子好不容易挤进去了，兴奋地大喊一声：“老爷爷给我画个奥特曼……”画糖画的老爷爷当场雷倒，表示画不出来。儿子有点败兴，说画个“葫芦娃”吧，老爷爷再一次表示压力山大。儿子开始怀疑摊主的本事，商量着问：“那能画个孙悟空吗？”老人倒也有两把刷子，把孙悟空头上的两根雉鸡毛和身上战袍一缕一缕的黄金甲都画得活灵活现。旁边一拨人伸着脖子仔细看他作画，风头不亚于国画大师在央视上现场直播。

得到孙悟空后，儿子喜不自禁，舍不得下嘴，想咬那个鸡毛，又放下，先咬脚，又放下，一张小嘴在孙悟空身上舔来舔去，后来回家路上鸡毛断了一根掉地上，害他大哭了一场，一定要我许诺，第二天晚上还去买，要买两个。戏文唱了五个晚上，他连续买了四个晚上的糖画，我记得一共买了金鱼、兔子、大刀、老虎等，估计是和他爸一起拨来的。戏文唱好后，我就再也没看见过糖画摊子，心里想：这些老手艺人，总会有更好的谋生手段吧？

从前的东西如今再不可复制，那些远去的记忆，是多么丰富和美好，就像蝴蝶振动起的翅膀，绚丽、翩飞地将疲惫的心轻轻抚慰，香甜香甜的。